

THE PORTRAYAL OF THE CENTRAL ASIAN SECTION OF THE SILK ROAD IN YUAN DYNASTY POETRY AND CI

元代诗词中的中亚丝路书写



<https://doi.org/10.24412/2181-1784-2025-26-356-362>

刘扬，博士研究生，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LIU Yang,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13453411655, 584481282@qq.com

Abstract: *The Yuan Dynasty was a crucial period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ethnic groups in Chinese history. It boasted a vast territory that spanned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where diverse civilizations converged. Yuan Dynasty poets, represented by Yelü Chucai, accompanied the army on its western march and documented their spiritual journeys 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through their writings. His poems vividly reflect various aspects of the Silk Road in the Central Asian region, such as local customs, natural conditions, and economic life, thereby recreating the social landscape of Central Asia and the state of East-West communication in the 13th century.*

Keywords: *Yuan Dynasty; Integration of the Han and Non-Han Peoples, Silk Road Portrayal, Cultural Memory*

摘要：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其疆域辽阔，横跨中西，不同的文明在此交汇，以耶律楚材为代表的元代诗人随军西行，并用文字记录了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心路历程，他的诗歌生动的反映了中亚一带丝路的的风土人情，自然状况，经济生活等方方面面，再现了 13 世纪中亚一带的社会风貌及中西交通状况。

关键词：元代，华夷一体，丝路书写，文化记忆

在中国历史上，元代地域辽阔，开启了大中国的时代，其“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1]。其游牧民族的本性，靠着强弓硬弩试图将日出日没处，凡是“有星的天”，“有草皮的地”尽看做长生天对成吉思汗家族和蒙古人的赐与[2]。此种愿景也开启了蒙古人近百年的世界征服之旅。元人孔齐在《至正直记》中记载了一位元人在中亚铁门关

的题词，铁门关亦称为“古阳关”，据杨镰先生考证此地当为西域古地，故址在现在的乌兹别克共和国捷尔宾特城以西十馀公里处[3]。成吉思汗经营西域，征讨花剌子模国，路经此地。其词如下《青门引》：“凭雁书迟，化蝶梦速，家遥夜永，番然已到。稚子欢呼，细君迎迓，拭去故袍尘帽。问我假使万里封侯，何如归早？时运且宜斟酌，富贵功名，造求非道。靖节田园，子真岩谷，好记古人真乐。此言良可取，被驴嘶恍然惊觉。起来时，欲话无人，赋与黄沙衰草。”[4]。此词不知为何人所作，但从全词充满着浓浓的思乡之情亦透露出或是随成吉思汗远征军中的文人信手而题。寂寞孤独、思乡怀亲几乎是每一个远征文人笔下的共同主题。

一 耶律楚材笔下的中亚城市风貌

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 年），耶律楚材以扈从身份随成吉思汗西征中亚花剌子模帝国，其行程自东向西穿越金山（今阿尔泰山）、阴山（今天山），攻克西域蒲华城、寻思干城（今中亚撒马尔罕）、阿里马城及高昌等战略要地。耶律楚材在河中府（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地区）居留近五年。该区域地处阿姆河与锡尔河冲积形成的河中平原，北抵阿尔泰山脉，不仅凭借水土丰沃的自然条件成为中亚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的绿洲枢纽，更因位于古代丝绸之路中段的交通要冲，自西辽时期便已确立其在中亚政治、经济与军事格局中的重镇地位。

耶律楚材在其著作《西游录》中，对这一兼具地理特殊性与历史厚重感的区域留有专门记载，再现了 13 世纪中亚一带的社会风貌及中西交通状况。

寻思干（撒马而罕）者，西人云“肥”也，以土地肥饶名之。西辽名是城曰“河中府”，以濒河故也。寻思干甚富庶。用金铜钱，无孔郭，百物皆以权平之。环郭数十里皆园林也。家必有园，园必成趣。率飞渠走泉，方池圆沼；柏柳相接，桃李连延。——亦一时之胜概也。瓜大者如马首许，长可以容狐。八谷中无黍糯大豆，余皆有之。盛夏无雨，引河以激。率二亩收钟许。酿以葡萄，味如中山九酝，颇有桑，鲜能蚕者，故丝茧绝难，皆服屈胸（棉布）。土人以白色为吉色，以青衣为丧服，故皆衣白。

寻思干之西六七百里有蒲华城，土产更饶，城邑稍多。寻思干乃谋速鲁蛮种落梭里檀所都者也。

蒲华有大河名曰阿谋，稍劣黄河，西入於大海。是河之西有五里犍城，梭里檀之母后所居者也，富庶又盛于蒲华[5]。

蒙古太祖十五年至十九年（1220—1224），耶律楚材在河中地区驻留期间，以诗歌形式详实记录其所见所闻，所撰《西域河中十咏》成为留存至今

最早的对中亚人文地理的书写。在中亚广袤的荒漠、戈壁与山脉环绕的地理环境中，河中地区因其绿洲的生态优势，成为适宜人类聚居的独特地理单元。该区域内的重要城市如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蒲华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及塔刺思（今吉尔吉斯斯坦塔拉斯），均留下耶律楚材足迹，并成为其生命历程中具有标识意义的地理记忆。其中，大量关于河中府（撒马尔罕）的诗歌书写，构建了 13 世纪中亚城市文明的文学图景。

寂寞河中府，连蔓及万家。葡萄亲酿酒，杞榄看开花。饱啖鸡舌肉，分餐马首瓜。人生惟口腹，何碍过流沙。

寂寞河中府，临流结草庐。开尊倾美酒，掷网得新鱼。有客同联句，无人独看书。天涯获此乐，终老又何如。

寂寞河中府，遐荒僻一隅。葡萄垂马乳，杞榄灿牛酥。酿春无输课，耕田不纳租。西行千余里，谁谓乃良图。

寂寞河中府，生民屡有灾。避兵开邃穴，防水筑高台。六月常无雨，三冬却有雷。偶思禅伯语，不绝笑颜开。

寂寞河中府，西流绿水倾。冲风磨旧麦，悬碓杵瓣粳。春月花浑谢，冬天草再生。优游聊卒岁。更不望归程。

寂寞河中府，清欢且自寻。麻笺聊写字，苇笔亦供吟。伞柄学钻笛，官门自斫琴。临风时适意，不负昔年心。

寂寞河中府，西来亦偶然。每春忘旧闰，随月出新年。强策浑心竹，难穿无眼钱。异同无定据，俯仰且随缘。

寂寞河中府，声名昔日闻。城隍连畎亩，市井半丘坟。食饭秤斤卖，金银用麦分。生民怨来后，簞食谒吾君。

寂寞河中府，遗民自足粮。黄橙调蜜煎，白饼糝糖霜。漱旱河为雨，无衣垄种羊。一从西到北，更不忆故乡。[6]

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征期间创作的西域诗，作为十三世纪欧亚文明碰撞与交流的重要文本，生动呈现了其对中亚异域风情、民俗的观察与体悟，同时也细腻展现了他在文化异质的陌生之地而产生的惊奇与焦虑情绪。诗中“连蔓及万家”的记载，印证了河中府凭借肥沃土壤与适宜环境，成为中亚地区人口聚居的繁华之地。相较于中原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此地在社会组织与文化形态上虽显原始，但独特的自然景观孕育出别具一格的风物人情。中亚地区日照充足，优越的气候条件适宜葡萄、瓜果生长，葡萄酒酿造在当地极为普遍，“鸡舌肉”“马首瓜”等特色食物亦成为日常饮食，这种独特的饮食

文化，恰似苏东坡被贬惠州时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时的欣喜之情，展现出诗人对异乡美食的喜爱与沉醉。但蒙古西征以军事征服、扩大疆域与掠夺财物为主要目标，对征服地区的经营管理重视不足。诗中“酿春无输课，耕田无纳租”的描述，既反映出蒙古统治者初期治国方略的缺失，也意外保留了当地百姓原始的生活状态。而“生民屡有灾，避兵开邃穴、颓垣绕故城”“食饭秤斤卖，金银用麦分”等诗句，深刻描绘了战争给河中府带来的灾难，百姓流离失所，经济秩序遭受重创，货币体系崩溃，日常交易只能以物易物的现实。

耶律楚材对中亚地区异于中原的风俗与生活习惯尤为关注，“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粳”记载的风力碾麦、悬杵舂稻等独特生产方式，以及麻笺写字、无孔钱币等文化现象，连同“六月常无雨，三冬而有雷”的气候特征，勾勒出中亚迥异于中原干旱少雨的自然现象。在这些异域风物的书写背后，孤独寂寞的情感基调贯穿始终。身处多民族、多文化、多信仰混杂的环境中，耶律楚材通过诗歌创作抒发情感、寻找生活乐趣，表达对生活的热爱。他不仅品尝“黄橙调蜜煎，白饼糝糖霜”的精美甜点，喜爱“肉食从容饮酪浆，差酸滑腻更甘香”的马乳、酥酪，享用“春薤旋浇浓鹿尾，腊糟微浸软驼蹄”的珍贵佳肴，还对枇杷、橄榄等中原罕见的瓜果，以及被称为“莖种羊”的棉花感到惊奇。他以雨伞竹柄制笛排遣寂寞，写下“一从西到此，更不忆吾乡”，看似表达终老异乡的意愿，实则是委婉地抒发了对家乡的强烈思念之情。

二 耶律楚材与丘处机的西域唱和

耶律楚材居留河中期间，恰遇中原全真教宗师丘处机赴河中府觐见成吉思汗。二人基于共同的儒学背景及对成吉思汗推行儒治的期待，在异域他乡以诗歌唱和形成了彼此之间的情感共鸣与思想交流纽带。丘处机初至撒马尔罕时，对战争创伤后的城市面貌即有记载：“城中常十万余户。国破而来，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纥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亦诸色人为之，汉工匠杂处城中”[7]。尽管经历战乱的城市略显破败，治安亦不佳（时有盗贼出没），丘处机亦表现出对异域之地的新奇。在《至邪米思干大城》一诗，记录了初入撒马尔罕（邪米思干）的印象：“二月经行十月终，西临回纥大城墉。塔高不见十三级，山厚已过千万重。秋日在郊犹放象，夏云无雨不从龙。嘉蔬麦饭葡萄酒，饱食安眠养素慵。”诗中既描绘了当地山峦重叠、降水稀少的地理特征，亦展现了以嘉蔬、麦饭、葡萄酒为代表的饮食生活，流露出一种安适恬淡的生活意趣。其弟子尹志平随行西赴，对西域风土亦多新奇之感，所作《西域物熟节气比中原较早》一诗，直接点明

西域气候与物候的独特性：“止渴黄梅已得尝，充饥素榘又持将。时当小满才初夏，榘熟梅黄麦亦黄。”[8]

在河中府停留期间，丘处机不乏与友人游历之举。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载，其曾于春分日应友人之邀游郭西，“宣使泊诸官载蒲萄酒以从。是日，天气晴霁，花木鲜明，随处有台池楼阁，间之蔬圃，憩则藉草，人皆乐之”，并作《游郭西诗》云：“阴山西下五千里，大石东过二十程，雨霁雪山遥惨淡，春分河府近清明。园林寂寂鸟无语，风日迟迟花有情。同志暂来闲睥睨，高岭归去待升平。”耶律楚材所作《壬午西域河中游春十首》，即步丘处机此诗之韵，如其四：“河中二月好踏青，且莫临风叹客程。溪畔数枝红杏浅，墙头半点小桃明。谁知西域逢佳景，始信东君不世情。圆沼方池三百所，澄澄春水一时平。”由此可见，即便身处西域孤寂之境，耶律楚材仍积极探寻生活意趣与交流对象，而诗词创作成为文人记录生活、抒发情志的核心方式。其孤独感源于语言、风俗与思想观念层面的文化隔膜，却始终在与自然的对话中寻求精神寄托；作为成吉思汗随军僚属，出游则成为其放松心情的重要途径。

耶律楚材视丘处机为异域知音，二人的诗歌唱和成为其排遣孤寂的重要途径。其《河中春游有感五首》亦效丘处机诗韵而成，其二云：“异域河中春欲终，园林深密锁颓墉。东山雨过空青叠，西苑花残乱翠重，杞榄碧枝初着子，葡萄绿架已缠龙。等闲春晚芳菲歇，叶底翩翩困蝶慵。”诗中以茂密园林、初结果实的杞榄（巴丹杏）、攀援的葡萄藤等意象，勾勒出河中府春季富有生机生活图景，突破了传统西域诗“苦寒”的刻板书写，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之象。其“叶底翩翩困蝶慵”的意象，与丘处机诗中呈现出的道家“饱食安眠养素慵”的生活态度形成呼应，“以蝶喻人”暗含一种超然自适的精神状态。

传统诗歌对西域丝路的书写，多聚焦于苦寒、风沙等意象，如唐代边塞诗中“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苍凉，岑参笔下“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边地奇寒，或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寂寥。耶律楚材的诗作中亦有此类记录，如《过阴山和人韵》“山高四更才吐月，八月山峰半埋雪，遥思山外屯边兵，西风冷彻征衣铁”，及《过闾居河四首》“北方寒凜古来称，亲见阴山冻鼠冰。战斗檐楹翻铁马，穷通碁势变金鹏”，均延续了对西域严寒气候的书写。然而，西域地域广袤，兼具高山、沙漠、戈壁、盆地、绿洲等多元地貌，耶律楚材与丘处机的西行轨迹跨越了这些地理单元，其行迹所至已远超此前中原文人的西域认知边界；尤其是耶律

楚材在西域近十年的居留经历，使其对西域的记录更具丰富性与情感深度。

作为契丹贵族后裔（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东丹王耶律倍八世孙），耶律楚材在西域的近十年间，既怀有漂泊之感，亦存在对西域文化的特殊认同。河中府曾为西辽故地，这一历史渊源在其诗作中多有体现：《才卿外郎五年止惠一书》“睡老黑甜酣顺北，冷官清淡泊辽西”句下自注“林牙耶律大石率余众河中府，自称西辽”；《河中春游有感五首》其二“西胡构室未全终，又见颓垣绕故墉”句中“西胡”自注“寻思干有西戎后里檀故宫在焉”。此处的“西胡”已非单纯地理名词，更蕴含着对先祖遗迹的追寻与文化认同，由此拉近了其与中亚地域的心理距离。即便离开河中府后，耶律楚材仍在诗中深切追忆曾经的中亚生活，《赠高善长一百韵》中“西方好风土，大率无蚕桑。家家植木绵，是为垆种羊。年年旱作魃，未识舞商鵒。决水溉田圃，无岁无丰穰。远近无饥人，四野棲馀粮。濯足或濯缨，肥水如沧浪。杂花间侧柏，园林如绣妆。烂醉葡萄酒，渴饮石榴浆，随分有絃管，巷陌杂优倡。佳人多碧髻，皎皎白衣裳。市井安丘坟，畎亩连城隍。货钱无孔郭，卖饭称斤量。甘瓜如马首，大者狐可藏。採杏兼食核，餐瓜悉去瓢。西瓜大如鼎，半枚已满筐。芭榄贱如枣，可爱白沙糖。人生为口腹，何必思吾乡”等句，细致再现了河中府的风土人情、物产饮食与生活习俗，足见这段经历在其记忆中的深刻烙印。

三十多年后，蒙古第三次西征即旭烈兀西征（1253年），再次到达中亚的寻思干一带，刘郁于中统四年（1263）三月以常德西覲的经历作《西使记》，其中又一次展示了中亚撒马尔罕独特的自然风情。寻思干依然“城大而民繁”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群花正开，惟梨花、蔷薇、玫瑰如中国，余多不能名。城之西所植皆葡萄、粳稻、有麦亦秋种。”还特别提了此地盛产药材的特征。“满地产药十数种，皆中国所无，药物疗疾甚效。曰‘阿只儿’状如苦参，治马鼠疮，妇人损胎，及打扑内损，用豆许嚙之自消。曰‘阿息儿’，状如地骨皮，治妇人产后衣不下，又治金疮脓不出，嚼碎傅疮上即出。曰‘奴哥撒儿’形似桔梗，治金疮及肠与筋断者，嚼碎傅之自续。”[9]从另一视角展示了中亚一带物产的丰富。

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的耶律楚材，自幼博览群书，深受中原文化浸润，传统儒家思想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元代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语境中，“华夷一体”的观念亦成为其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归附成吉思汗后，他以“治天下匠”自任，其政治主张及对元朝一统天下的期许在诗词创作中频繁显现，既蕴含着对元代政权正统地位的认同，亦寄托了各族人民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共生

共荣的愿景。随成吉思汗西征的实践，正是其致力于实现“华夷混一”政治理想的具体彰显。

耶律楚材的诗词成为其思想表达的重要载体。《用前韵送王君玉西征二首》中“定远奇功正今日，车书混一华夷通”的诗句，在送别友人的语境中寄寓了对天下一统的期待。王君玉应是他在西域相识的汉族诗人，或是随成吉思汗西征之人[10]。可见，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中原与西域交流并未间断。

《过闾居河四首》其三“华夷混一非多日，浮海长桴未可乘”则既表达了对蒙古统治者接纳中原文化的期许，亦展现了希望儒家文化广布四方的理想。这些文学书写不仅是他个人政治抱负的抒发，更从文化层面建构了“华夷一体”的共同体想象。

基于“华夷一体”的民族观念，耶律楚材对丝路沿线风光与自然风情的书写别具人文情怀。其笔下的丝路图景不仅呈现了 800 多年前沿线地区的风俗民情，更在文化互鉴的维度上，突破了传统“夷夏之防”的二元对立思维。这种具有前瞻性的民族观，不仅在历史层面为元代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提供了思想资源，更在当代语境中，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彰显了其超越时代的思想价值。

参考文献：

- [1] 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M]1976.1345
- [2] 邱江宁《元朝的内亚特征与元代文学的研究路径》[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2（2）：98
- [3] 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6
- [4] 杨瑀，孔齐著，李梦生，庄葳，郭群一校点《山居新语》，《至正直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53
- [5] 耶律楚材著，向达校注.西游录[M]，中华书局.2000.3.
- [6] 耶律楚材著，谢方点校.湛然居士文集[M]，中华书局.1986.114-116.
- [7]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丘处机著，赵卫东辑校.丘处机集[M].附录，齐鲁书社，2005 . 215
- [8] 杨镰《全元诗》[M]第 1 册，中华书局，2013.64
- [9] 刘郁.西使记.李修生编《全元文》[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67.
- [10] 刘晓，匡亚明.耶律楚材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2.